

第九卷

清

中國歷代集書

李孟材題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◎ 学术顾问 季羡林

◎ 主编 李肇翔

中国历代禁书

第九六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國歷代禁書（第九六卷）

五色石
(二)

◎清 笔炼阁主人 著

五色石卷三 宋履佛

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来御史自鞫井中案

冤狱多，血泪枯，冤爰偏教雉入罗。佛心将奈何。

明因果，证弥陀，变相如来东土过。澄清

苦海波。

右调《长相思》

自来出家与读书一般，若出家人犯了贪嗔痴淫杀盗，便算不得如来弟子，譬如读书人忘了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也便算不得孔门弟子。每怪世上有等喜欢和尚的，不管好歹，逢僧便拜。人若说读书人不好，他便信了；若说出家人不好，他只不信。殊不知那骂和尚的骂他不守如来戒，这不是谤僧谤佛谤法，正是爱僧奉佛护法。如今待在下说几个挂名出家的和尚却是活强盗，再说两个发心皈佛的俗人倒是真和尚，还有个不剃发、不披缁、守正持贞、除凶去暴、能明孔子教的宰官，就是能守如来戒的菩萨。这段因果，大众须仔细听者。

宋徽宗政和年间，浙江桐乡县一个书生，姓来名法，字本如，年方弱冠，父母双亡，未有妻室。他青年好学，家道虽贫，胸中却富，真个文通经史，武谙韬铃，更兼丰姿潇洒，性地刚方。只是多才未遇，年过二十，尚未入泮，在城外一个乡村财主家处个训蒙之馆。那财主姓水名监，有一女儿，小字观姑，年已十四，是正妻所出。正妻没了，有妾封氏月姨，生子年方六岁，延师就学，因请来生为西席。那月姨自来

生到馆之日，窥见他是个美少年，便时常到书馆门首探觑。来生却端坐读书，目不邪视。月姨又常到他窗前来采花，来生见了，忙立起身，背窗而立。月姨见他如此，故意使丫鬟、养娘们送茶送汤出来，与来生搭话。来生通红了脸，更不交谈。有诗为证：

闲窗独坐午吟余，有女来窥笑读书。

欲把琴心通一语，十年前已薄相如。

自此水家上下诸人，都说我家请的先生倒像一个处女。水员外爱他志诚，有心要把女儿招赘他，央媒与他说合，倒是来生推辞道：『我虽读书，尚未有寸进。且待功名成就，然后议亲未迟。』自此把婚事停搁了。

一日，来生欲入城访友，暂时假馆。到得城中，盘桓了半日。及至出城，天色已晚。因贪近路，打从捷径行走。走不上二三里，到一个古庙门前，忽听得里面有妇人啼喊之声。来生疑忌，推门进去打一看，只见两个胖大和尚，拿住一个少年妇人，剥得赤条条的，按倒在地。来生吃了一惊，未及开言，一个和尚早跳起身，提着一根禅杖，对来生喝道：『你来吃我一杖！』来生见不是头，转身往外便走，却被门槛一绊，几乎一跌，把脚上穿的红鞋绊落一只在庙门外。回头看时，和尚赶来将近，来生着了急，赤着一只秃袜子，望草地上乱窜。和尚大踏步从后追赶。来生只顾向深草中奔走，不提防草里有一口没井栏的枯井，来生一个脚错，扑翻身跌落下去了。和尚赶到井边，往下望时，里面黑洞洞地，把禅杖下去捌，却捌不着。

底，不知这井有几多深。料想那人落了下去不能得出，徘徊了半晌，慢慢地拖着禅杖仍回庙里。只见庙里那妇人已被杀死在地，那同伙的僧人，已不知去向。这和尚惊疑了一回，拽开脚步，也逃奔别处去了。正是：

淫杀一时并行，秃驴非常狠毒。

菩萨为之低眉，金刚因而怒目。

看官听说：原来那妇人乃城中一个开白酒店仰阿闰的妻子周氏，因夫妻反目，闹了一场，别气要到娘家去。娘家住在乡村，故一径奔出城来，想不到那古庙前，遇着这两个游方和尚，见她孑身独行，辄起歹意，不由分说，拥入庙中，强要奸淫，却被来生撞破。一个和尚便去追赶来生，那个在庙里的和尚因妇人身唤不止，恐又有人来撞见，一时性起，把戒刀将妇人搠死，也不等伙伴回来，竟自逃去。

这边仰家几个邻舍见周氏去了，都来劝仰阿闰道：『你家大嫂此时出城，怕走不到你丈母家里了。况少年妇女，如何放他独自行走？你还该同我们赶去劝她转来。』仰阿闰怒气未息，还不肯行动，被众人拉着，一齐赶出城，迤迤来至古庙前。忽见一只簇新的红鞋落在地上，众人拾起看了道：『这所在哪里来这东西，莫不里面有人么？』便大家走进庙来看。不看时犹可，看了都吓了一跳。只见地上一个妇人满身血污，赤条条地死在那里。仔细再看，不是别人，却就是仰阿闰的妻子周氏，项上现有刀搠伤痕，众人大惊。仰阿闰吓得目瞪口呆，做声不得。众人都猜想道：『谋死他的一定就是那遗失红鞋的人，此人料去不远，』

我们分头赶去，但见有穿一只红鞋的便拿住他罢了。』于是一哄地赶出庙来。行不半里，只听得隐隐地有人在那里叫救人。众人随着声音寻将去，却是草地上枯井中有人在下面叫唤。众人惊怪，便都解下搭膊脚带之类，接长了挂将下去。来生见有人救他，慌忙扯住索头，众人发声喊，一齐拽将起来。看时，正是一只脚穿红鞋的人。把拾来那一只与他脚上穿的比对，正是一样的。众人都道：『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谋死了人，天教你落在这井里。』来生失惊道：『我谋死了什么人？』众人道：『你还赖哩！』便把来生拥到庙里，指着死妇人道：『这不是你谋死的？』来生叫起屈来，将方才遇见和尚，被赶落井的事说了一遍。众人哪里信他。正是：

黑井方出，红鞋冤证。

百口辩来，无人肯信。

众人当下唤出地方里长，把妇人尸首交付与看管，一面扭往来生去县里首告。县官闻是人命重情，随仰巡捕官出城查验尸首。次日早堂，带进一千人犯听审。原来那知县姚胡名浑，本是蔡京的门生，性最奉佛，极喜的是斋僧布施。当日审问这宗公事，先问了仰阿闰并众邻里口词，便喝骂来生：『你如何干这歹事？』来生把实情控诉，知县道：『你既撞见僧人，可晓得他是那寺里的和尚？』来生道：『他想是远方行脚的，哪里认得？』知县又问众人道：『你等赶出城时，路上可曾见有两个行脚僧人？』众人都说没有。知县指着来生骂道：『我晓得你这厮于旷野中过，见妇人起了不良之心，拉到庙里欲行奸骗，恨其不从，

便行谋害。又怕被人撞破，心慌逃避，因此失履堕井。如今怎敢花言巧语，推在出家人身上？」来生大叫冤屈，知县道：『这贼骨头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』喝教左右动刑。来生受刑不过，只得依着知县口语屈招了。知县立了文案，把来生问成死罪，下在狱中。一面着该地方殡殓妇人尸首，仰阿闰及众邻舍俱发放宁家。

此时哄动了城内城外之人，水员外闻了这个消息，想道：『来先生是个志诚君子，岂肯作此歹事？其中必有冤枉。』因即亲到狱中探望。来生泣诉冤情，水员外再三宽慰。那来生本是一贫如洗，以馆为家的，难有几个亲戚。平日也只淡淡来往，今见他犯了事，都道自作自受，竟没一个来看顾他。只有水员外信他是好人，替他叫屈，不时使人送饭，又替他上下使钱，因此来生在狱中不十分吃苦。正是：

仲尼知人，能识公冶。

虽在纆绁，非其罪也。

光阴迅速，来生不觉在狱中坐过三年。那胡知县已任满去了，新知县尚未到任。此时正值江南方腊作乱，朝廷敕命张叔夜为大招讨，领着梁山泊新受招安的一班人马攻破方腊。那方腊弃了江南，领败残兵马望浙江一路而来。路经桐乡县，县中正当缺官，其署印衙官及书吏等都预先走了，节级、禁子亦都不见，狱门大开，狱中罪犯俱乘乱逃出，图圈一空，只有来生一个人坐在狱中不去。方腊兵马恐官军追袭，不敢停留，连夜往杭州去了。随后张招讨领兵追来，到县中暂驻，安辑人民，计点仓库、牢狱，查得狱中众犯俱已脱逃，只有一个坐着不去。张招讨奇异，唤至军中问道：『狱囚俱乘乱走脱，你独不走，却是何意？』

来生道：『本身原系书生，冤陷法网，倘遇廉明上官，自有昭雪之日；今若乘乱而走，即乱民也，与寇无异。故宁死不去耳。』张招讨听罢，点头叹道：『官吏人等，若能都似你这般奉公守法，临难不苟，天下安得乱哉。』因详问来生犯罪缘由，来生将上项事情并被刑屈招的事细细陈诉。张招讨遂取县中原卷仔细从头看了，便道：『当时问官好没分晓，若果系他谋死妇人，何故反留红履自作证据？若没人赶他，何不拾履而去？若非被逐心慌，何故自落井中？且妇人既系刀伤，为何没有行凶器械？此事明有冤枉，但只恨没拿那两个和尚处。然以今日事情论之，这等临难不苟的人，前日决不做这歹事的。』便提起笔来，把原招尽行抹倒，替来生开释了前罪。来生再拜道：『我来法如今方敢去矣。』张招讨道：『你且慢去。我想你是个不背朝廷的忠臣义士，况原系读书人，必然有些见识，我还要细细问你。』于是把些军机战略访问来生，那来生问一答十，应对如流。张招讨大喜，便道：『我军中正少个参谋，你可就在我军前效用。』当下即命来生脱去囚服，换了冠带，与之揖让而坐，细谈军事。

正议论间，军校禀称拿得贼军遗下的妇女几百口，听候发落。来生便禀张招讨道：『此皆民间妇女，为贼所掳。今宜拨给空房安顿，候其家属领去。』张招讨依言，就令来生去将众妇女点名造册，安置候领。来生奉令，于公所唤集这班妇女逐一报名查点。点过了一半，点到一个女子，只见那女子立住了，看着来生叫道：『这不是来先生么？』来生惊问：『你是谁家女子，缘何认得我？』那女子道：『我就是水员外之妾封氏月姨。』来生便问：『员外与家眷们如今都在哪里？你缘何失陷在此？』月姨道：『员外闻贼兵将

近，与妾领着子女要到落乡一个尼姑庵里去避难，不想半路里彼此相失，妾身不幸为贼所掳。今不知我员外与子女们俱无恙否？闻来先生一向为事在狱，却又几时做了官了？』来生将招讨释放，命作参谋之事说与知道。因问水员外所往尼庵在何处，叫什庵名，月姨道：『叫做水月庵，离本家有五十里远近。』来生听了，随差手下军校把自己名帖去水月庵中请水员外来相会，并报与月姨消息。一面另拨房屋请月姨居住，候员外来领回。其余众妇女俱安置停妥，待其家属自来认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水员外因不见了月姨，正在庵中烦恼，忽见来生遣人来请，又知月姨无恙，十分欢喜，随即到参谋营中来拜见。来生先谢了他一向看顾之德，并将自己遭际张招讨，开豁罪名，署为参谋，及查点妇女，得遇月姨的事细诉一遍，水员外再三称谢。叙话中间，又提起女儿婚事，来生道：『感荷深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既蒙不弃，愿为半子。但目今兵事倥偬，恐无暇及此。待我禀过主帅，然后奉复。』当下水员外先领了月姨回去。次日，来生入见张招讨，把水员外向来情谊，并目下议婚之事从容禀告。张招讨道：『此美事也，我当玉成。』便择吉日，将礼金二百两、彩币二十端与来生下聘，约于随征凯旋之日然后成亲，水员外大喜。正是：

此日争夸快婿，前日居然罪囚。

若非结交未遇，安能获配鸾俦。

且不说水员外联了这头婚事，十分欣悦。且说来生纳聘之后，即随张招讨领兵征进，劝张招讨申明禁

约，不许兵丁骚扰民间。自此大兵所过，秋毫无犯，百姓欢声载道。连梁山泊投降这班好汉见他纪律严明，亦皆畏服。来生又密献奇计，教张招讨分兵设伏，活捉了贼首方腊，贼兵不日荡平，奏凯还朝。张招讨备奏参谋来法功绩，朝廷命下，升张招讨为枢密院正使，参谋来法赐进士第，擢为广东监察御史。当下来御史上表谢恩，即告假归娶，圣旨准了。来御史拜辞了张枢密，驰驿还乡，与水员外女儿观姑成婚。此时来御史已二十四岁，观姑已十七岁了。正是：

昔为西席，今作东床。三载图圉，误陷鼠牙雀角；一年锋镝，争看虎步龙骧。重耳配霸姬，本是蒲城一罪犯；文王逮淑女，曾从羑里作囚夫。眼前荣辱信无常，久后升沉自有定。

来御史成亲满月之后，即起马往广东赴任。那时广东龙门县有一樁极大冤枉的事情，亏得来御史赴任替他申冤理枉，因而又弄出一段奇闻快事，连来御史自己向日的冤枉也一齐都申理了。看官慢着，待我细细说来。

却说龙门县有个分守地方的参将，叫做高勋，与朝中太尉高俅通谱，认了族侄，因恃着高太尉的势，令兵丁于民间广放私债，本轻利重，百姓若一时错见，借了他的，往往弄得家破人亡。本县有个开点心店的曾小三，为因母亲急病死了，无钱殡葬，没奈何，只得去高参将处借银十两应用。过了一年，被他利上起利，总算起来，连本利该三十两。那高参将官任已满，行将起身，一应债银刻期清理，曾小三被高家兵丁催逼慌了，无计可施，想道：『我为了母亲借的债，如今便卖男卖女去还他也是该的，只可惜我没有男

女。』左思右想，想出一条万不得已之策，含着眼泪扯那兵丁到门首私语道：『我本穷人，债银一时不能清还，家中又别无东西可以抵偿，只有一个妻子商氏，与你们领了去罢。』兵丁道：『我们只要银子不要人，况一个妇人哪里便值三十两银子？我今宽你两日，你快自己去卖了妻子将银子来还我们。』说毕去了。曾小三寻思道：『我妻子容貌也只平常，怕卖不出三十两银子。除非卖到水贩去，可多得些价钱，却又心中不忍。』只得把衷情哭告妻子。那商氏听罢了半晌，放声大恸。曾小三寸心如割，也号啕大哭起来。

只这一哭，感动了隔壁一个菩萨心肠的人。那人姓施号惠卿，是做皮匠生理的。独自居住，不娶妻室。性最好善，平日积趱得二三十两银子，时值城外宝应寺募修大殿，有个募缘和尚结了草棚住在那条巷口募缘，施惠卿发心要把所积银两舍与本寺助修殿工。那日正请那化缘和尚在家吃斋，忽闻隔壁曾小三夫妻哭得凄惨，便走将过来问其缘故，晓得是如此这般，不觉惻然动念。回到家中，打发和尚吃斋去了，闭门自想道：『比如我把银子去布施，何不把来替曾小三偿了债，保全了他夫妻两口，却不强似助修佛殿？』思忖已定，便来对曾小三道：『你们且莫哭，我倒积得三十多两银子在那里，今不忍见你夫妻离散，把来替你完了债罢。』曾小三闻言，拭泪谢道：『多承美意，但你又不是财主，也是手艺上积来的，如何为了我一旦费去？』施惠卿道：『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和你既做乡邻，目睹这样惨事，怎不动心？我今发心要如此，你休推却了。』曾小三还在踌躇，只见讨债的兵丁又嚷上门来，说道：『我们老爷不肯宽限，立要今日清还。若不然，拿去衙中吊打。』施惠卿便出来挽手道：『长官不须罗唆，银子我已替他借下，交还你去。』

便了。』说罢，随即回家，取出银子，拿过来付与兵丁，兑明足纹三十两。兵丁见有了银子，也不管他是哪里来的，收着去了。曾小三十分感激，望着施惠卿倒身下拜，施惠卿连忙扶起，曾小三称谢不尽。当晚无话。

过了一日，曾小三与妻子商议定了，治下一杯酒，约施惠卿叙饮。施惠卿如约而来，见他桌上摆着三副盅箸，施惠卿只道他还请什客。少顷，只见曾小三领着妻子商氏出来见了施惠卿，一同坐着陪饮。施惠卿心上不安，吃了两三杯，就要起身。曾小三留住了，自己起身入内，再不出来，只有商氏呆瞪瞪地陪着施惠卿坐地。施惠卿一发不安，连问：『你丈夫如何不出来吃酒？』商氏只顾低着头不做声。施惠卿高声向内叫道：『小三官快出来，我要去也。』只见商氏噙着两眼泪对施惠卿道：『我丈夫已从后门出去，不回家了。』施惠卿失惊道：『却是为何？』商氏道：『他说你是小经纪人，如何肯白白里费这些银两。我身子左右亏你保全的，你现今未有妻室，合当把我送你为妻，他已写下亲笔执照在此。今日请你过来吃酒，便把我送与你，自削发披缁，往五台山出家去了。』说罢，两泪交流。施惠卿听了，勃然变色道：『我本好意，如何倒这等猜我？难道我要谋他妻子不成！』说毕，推桌而起，往外就走。回到家中，想道：『这曾小三好没来由，如何恁般举动？』又想道：『他若果然出去了，不即回家，我住在隔壁也不稳便，不如搬了别处去罢。』算计已定，次日便出去看屋寻房，打点移居。这些众邻舍都道施惠卿一时假撇清，待移居之后少不得来娶这商氏去的。

过了两日，施惠卿已另租了房屋。一个早晨，搬了家伙，迁移去了。那一日，却再不见商氏开门出来。众邻舍疑忌，在门外叫唤，又不见答应，把门推时，却是虚掩上的，门转轴已掘坏在那里了。众人入内看时，只见商氏歪着身子死在床边，头颈伤痕是被人用手掐喉死的，一时哄动了地方，都猜道：『施皮匠是那一日移居，这妇人恰好在隔夜身死，一定是皮匠谋杀无疑。』当下即具呈报县。那县官叫做沈伯明，正坐堂放告，闻说有杀人公事，便取呈词看了，又问了众人备细，随即出签提拿施惠卿。不一时施惠卿拿到，知县喝问情由，施惠卿道：『小的替曾小三还了债，曾小三要把妻子商氏与小的，是小的不愿，故此迁居别处，以避嫌疑，却不知商氏如何身死？』知县喝骂道：『你这厮既不要他妻子，怎肯替他还债？明明是假意推辞，暗行奸骗，奸骗不就，便行谋害。』施惠卿大喊冤屈，知县哪里肯信，拷打一番，把他逼勒成招，下在牢里，正是：

为好反成仇，行仁反受屈。

天平本无辜，冤哉不可说。

且说曾小三自那日别过妻子，出了后门，一径奔出城外，要取路到五台山去。是日行了二十多里路，天色已晚，且就一个村店中安歇。不想睡到半夜，忽然发起寒热来，到明日却起身不得，只得在店中卧病。这一病直病了半月有余，方才平愈。那一日正待起身，只见城里出来的人都纷纷地把施惠卿这桩事当做新闻传说。曾小三听了，暗吃一惊，想道：『施惠卿不是杀人的人。况我要把妻子送他，已先对妻子再三说

过，妻子已是肯从的了。如何今又被杀？此事必然冤枉。我须回去看他一看，不要屈坏了好人。』于是离了村店，依旧入城，不到家中，竟到狱门首，央求禁子把施惠卿带将出来。曾小三见他囚首囚服，遍身刑具，先自满眼流泪。施惠卿叹道：『我的冤罪想是命该如此，不必说了。只是你何苦多此一番举动，致使令正无端被害。』曾小三道：『这事倒是我累你的，我今来此，正要县里去与你辨冤。』施惠卿道：『断案已定，知县相公怎肯认错？不如不要去辨罢。』曾小三道：『既是县里不肯申理，现今新察院来老爷按临到此，我就到他台下去告，务要明白这场冤事。』说罢，别了施惠卿，便央人写了状词，奔到马头上，等候来御史下马，拦街叫喊。

当下来御史收了状词，叫巡捕官把曾小三押着到了衙门。发放公事毕，带过曾小三，细问了始末根由。便差官到县，提施惠卿一宗卷案，并原呈众邻里赴院听审。次日，人犯提到，来御史当堂亲鞫，仔细推究了一回，忽然问道：『那商氏丈夫去后可别有人到他家来么？』众邻里道：『并没别人来。』来御史又道：『他家平日可有什么亲友来往惯的么？』曾小三道：『小的是穷人，虽有几个亲友，都疏远不来的。』来御史又叫施惠卿问道：『你平日可与什么人来往么？』施惠卿道：『小的单身独居，并没有什人来往。』来御史道：『你只就还债吃酒迁居这几日，可曾与什人来往？』施惠卿想了一想道：『只还债这日，曾请一个化缘和尚到家吃过一顿斋。』来御史便问道：『这是哪寺里的和尚？』施惠卿道：『他是城外宝应寺里出来募缘修殿的，就在小人住的那条巷口搭个草厂坐着募化。小的初意原要把这三四十两银子舍与他去，所以请

他吃斋。后因代曾小三还了债，便不曾舍。』来御史道：『这和尚如今还在那里么？』众邻里道：『他已去了。』来御史道：『几时去的？』众邻里道：『也就是施惠卿迁居这早去的。』来御史听了，沉吟半晌，乃对众人道：『这宗案也急切难问，且待另日再审。』说罢，便令众人且退，施惠卿仍旧收监，曾小三随衙听候。自此来御史竟不提起这件事，冷搁了两个月。

忽一日，发银一百两，给与宝应寺饭僧。次日，便亲诣本寺行香。寺里住持闻御史亲临，聚集众僧出寺迎接。来御史下了轿，入寺拜了佛，在殿宇下看了一回，问道：『这殿宇要修造成功，须得多少银子？』住持道：『须得二三千金方可完工。』来御史道：『若要工成，全赖募缘之力。』因问本寺出去募缘的和尚共有几个，住持道：『共有十个分头在外募化。』来御史道：『这十个和尚今日都在寺里么？』住持道：『今日蒙老爷驾临设斋，都在寺里伺候。』来御史便吩咐左右，于斋僧常膳之外，另设十桌素筵，款待那十个募缘和尚。一面教住持逐名的唤过来，把缘簿呈看，『以便本院捐俸施舍。』住持领了钧旨，登时唤集那十个僧人，却唤来唤去，只有九个，中间不见了一个。来御史变色道：『我好意请他吃斋，如何藏匿过了不肯相见？』喝教听差的员役同着住持去寻，『务要寻来见我！』住持心慌，同了公差各房寻觅，哪里寻得见？

原来那和尚闻得御史发狠要寻他，越发躲得紧了。住持着了忙，遍处搜寻，直寻到一个旧香积厨下，只见那和尚做一堆儿地伏在破烟柜里，被住持与公差们扯将出来，押到来御史面前。来御史看时，见他满

身满面都是灶煤，倒像个生铁铸的罗汉，便叫将水来替他洗净了，带在一边。蓦地里唤过曾小三并众邻舍到来，问他：『前日在你那巷口结厂募缘的可是这个和尚？』众人都道：『正是他。』来御史便指着那和尚喝道：『你前日谋害了曾小三的妻子商氏，你今待走哪里去？』那和尚还要抵赖，来御史喝教把一千人犯并众和尚都带到衙门里去细审。不一时，御史回衙，升堂坐定，带过那募缘和尚，用夹棍夹将起来。和尚熬痛不过，只得从实供招。供状写道：

犯僧去非，系宝应寺僧，于某月中在某巷口结厂募缘，探知本巷居民施惠卿代曾小三还债，小三愿将妻商氏送与惠卿，自己出外去讠。惠卿不愿娶商氏为妻，商氏单身独居，犯僧因起邪念，于某月某夜易服改妆，假扮施惠卿偷开商氏门户，希图奸骗。当被商氏认出叫喊，犯僧恐人知觉，一时用手掐喉，致商氏身死。所供是实。

来御史勒了去非口词，把他重责三十，钉了长枷，发下死囚牢里。又唤住持喝骂道：『你放徒弟在外募缘，却做这等不良的事。本当连坐，今姑饶恕，罚银三百两，给与施惠卿。』住持叩头甘服。来御史随即差人去狱中提出施惠卿，并传唤原问知县沈伯明到来。这知县惶恐谢罪，来御史喝道：『你问成这般屈事，诬陷好人，做什么官？本当参处，今罚你出俸银五百两，给与施惠卿。』随唤施惠卿近前抚慰道：『你是一位长者，应受旌奖。我今将银八百两与你，聊为旌善之礼。』施惠卿禀道：『小人荷蒙老爷审豁，几死复生，今情愿出家，不愿受赏。这八百两银子乞将一半修造本寺殿宇，一半给与曾小三，教他追荐亡妻，另